

RELIGION AND
AMERICAN SOCIETY
(Volume 8)

主编：徐以骅

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

宗教与美国社会

第八辑

时事出版社



宗教与美国社会

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

第八辑

主编 徐以骅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与美国社会——宗教与变化中的美国和世界 (第八辑) /
徐以骅等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80232-661-3

I. ①宗… II. ①徐… III. ①宗教—研究—美国②宗教—研究—
世界 IV. ①B928.712②B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7224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行热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4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办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
安全研究中心

《宗教与美国社会》为 CSSCI 来源集刊

《宗教与美国社会》编委会成员

徐以骅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涂怡超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秦 倩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刘 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章 远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

王 栋 芬兰土尔库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urku, Finland)

刘倩洁 (学术秘书)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序

• 徐以骅

作为全球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在美国都有栖身之地；美国又是目前世界上在宗教上最具有扩张性且具有向世界各地投射宗教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在向世界输出民主的同时，也通过其教牧大亨（pastorpreneurs，或可译为教牧创业者）、慈善事业（philanthropy）、基督教传媒（Christian Media）以及传教士（missionaries）这四个“宗教出口业”的“要害部门”将美国宗教以及美国宗教观念和模式输送到世界各地。而美国宗教在形塑来自世界各地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宗教的同时，也为所有这些外来宗教和当地宗教所形塑。

因此，美国宗教研究不仅要探讨美国本土宗教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境外宗教的美国化，而且要研究美国宗教发展的国际环境和海外扩张，从而促进与美国宗教国际化相对应的美国宗教研究的国际化。鉴于美国“宗教出口业”的主要推手是教会

和非政府组织，宗教和宗教组织因此又成为包括公共外交在内的非传统外交的重要研究对象，而所谓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在实践中也已成为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因此目前把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从政府和政策层面拓展到对外关系层面，从而扩大宗教与美国外交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大趋势。

美国智库人士曾建言，美国外交要向世界尤其是穆斯林世界表明“美国不是一个宗教威胁”。但美国的“宗教出口业”和大张旗鼓的海外传教事业、美国政府对别国宗教状况说三道四，以及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借宗教名义对他国主权和内部事务的干涉，即美国将“主权问题人权化、人权问题宗教化、宗教问题安全化”的种种做法，确实使不少发展中国家感到是某种“宗教威胁”。上述命题可引起人们对美国宗教模式及其世界影响的一些反思。相形之下，那些历史上多神信仰、不强调劝信改宗尤其在宗教信仰上不咄咄逼人甚至反客为主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等，反倒更具备促进全球宗教和谐的潜质。

《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辑所收录的论文除研讨宗教与美国的内政外交外，还涉及包括伊斯兰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国家安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及基督教传教运动史等等在内的国际宗教问题。本系列丛书自2004年出版以来，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在本辑出版之际，本丛书编委会及我本人对本辑的撰稿者，尤其是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世界宣教学杜鲁门·柯林斯讲座教授达纳·L. 罗伯特（Dana L. Robert）、2012年5月参加由美中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

举办的美国宗教讲习班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肯尼斯·D. 沃尔德 (Kenneth D. Wald) 教授, 对资助本辑部分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的宗教非政府组织”(06JJDGJW001)、复旦大学“985 工程”三期整体推进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建设”, 以及学界同仁和读者, 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能力有限, 本辑的错误疏漏之处肯定不少, 祈望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 ◆ 宗教因素与当前美国—沙特关系 涂怡超 (1)
- ◆ 自由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辩
——美国犹太社团面临的挑战 孙晓玲 (23)
- ◆ 变化中的美国犹太社团
——肯尼斯·D. 沃尔德教授访谈录
..... 孙晓玲 (61)
- ◆ 保守力量的合流
——茶党运动中的宗教保守派 章志萍 (79)
- ◆ 基督教新右翼运动的先驱帕特·罗伯逊
访谈录 章志萍 (98)
- ◆ 宗教与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以《朝鲜人权法案》的制定和
实施为例 赵姗姗 (106)
- ◆ 基督教福音派与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
援助计划 史美林 (133)

- ◆ 国际关系理论的“宗教转向”与中东国际
关系研究 钮 松 (162)
- ◆ 简论宗教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
生成 王首贞 (185)
- ◆ “后世俗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伊斯兰
研究 李 意 (211)
- ◆ 后反恐时代宗教与法治关系的理论路径和
研究进展 章 远 (236)
- ◆ 哈梅内伊禁核“法特瓦”与伊朗核问题
解读 钮 松 王 畅 (272)
- ◆ 浅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中国的
国家安全 李 峰 (290)
- ◆ 试析宗教对国家安全的介入式影响 刘 骞 (317)
- ◆ 西方国家“伊斯兰恐惧症”研究述评 何健宇 (332)
- ◆ 试论宗教的虚拟化传播助益国家安全的
理论可能与路径选择 赵 冰 (357)
- ◆ 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
研究 徐以骅 (386)
- ◆ 第一次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基督
新教传教运动的国际化 达纳·L. 罗伯特(Dana L. Robert) 著
秦 倩译 徐以骅校 (408)
- ◆ 作者简介 (459)

宗教因素与当前美国— 沙特关系

• 涂怡超

【内容提要】 沙特是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盟友，尽管两国宗教背景迥异，但在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中，宗教因素并未成为美沙关系的障碍。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掣肘之于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中的摩擦因素。由于地区安全和石油安全仍是美国现阶段中东政策的首要考虑，且当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仍需要沙特的大力支持，宗教自由在其政策考虑中只居末席，但美国一直通过政府和社会两大层面介入沙特推动其宗教实现渐进式变革。沙特虽在安全上仰赖美国扶持，但在内政外交领域仍坚持借助宗教渠道以达成其根本国家战

略。两国均以现实主义为导向维持两国的特殊关系，力争在尽量不触动对方重大关切的情况下实现己方国家利益，因此在近阶段宗教议题不会在实质上损伤两国关系，但对两国关系形成长远挑战。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保持紧密的非正式盟友关系，超越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藩篱。宗教因素在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地位独特。冷战时期，宗教因素并未影响美沙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由于沙特国教瓦哈比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理念、组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沙特宗教传统对沙特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掣肘于美国中东民主进程的阻碍，宗教日益成为美沙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本文旨在分析宗教在美沙关系中的作用与趋势。

一、冷战期间宗教对美沙关系的影响

沙特地处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和使者穆罕默德诞生地，据有伊斯兰三大圣地之二麦加和麦地那。自瓦哈卜和穆罕默德·本·沙特结盟，教权和世俗权力成为历代沙特政权的两大支柱。自1932年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建国以来，沙特一直是政教合一国家，费萨尔国王强调沙特“世代代都将是伊斯兰传统的维护者和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法塔赫国王甚至于1986年将“两圣寺的守护者”作为首位头衔。瓦哈比伊斯兰教在沙特国家战略中长期占据显要地位。担任全世界穆斯林的精神盟主、成为伊斯兰教之宗主国借以增强其国家的合法性，

这一直是沙特重要对外战略目标。

尽管沙特和美国的宗教背景迥异，且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恩怨已累积千年之久，但是在冷战期间，瓦哈比伊斯兰教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良性因素。在冷战期间美国为对抗苏联而进行的联盟外交中，为了对抗无神论的苏联，地处中东战略要地、石油资源丰富的有神论沙特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1951年2月，美国对沙战略进一步系统化，此后冷战期间的历任总统均将沙特看作抵制苏联在海湾地区渗透的重要堡垒。早在1954年，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写道：“虔敬的穆斯林，并且大多数穆斯林是虔敬的，不会容忍无神论的信条。”^①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希望扶持当时的沙特国王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伊斯兰领导人，成为“阿拉伯团队的资深伙伴”。^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认为沙特在国内外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教间接符合美国以反共反苏为主旨的战略利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支持沙特对瓦哈比伊斯兰教的传播，认为这有利于遏止和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催发的社会思潮与运动，抵制左派政权。20世纪80年代，美国认为沙特推广瓦哈比伊斯兰教有助于抵消伊朗什叶派革命的影响、协助美国击退前苏联在中东、中亚和

① Bernard Lewis, "Communism and Isla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0, no. 1 (January 1954), pp. 1-12.

② "Discussion at the 310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ursday, January 24, 1957," Eisenhower: Papers, 1953-1961 (Ann Whitman Files), Eisenhower Library. Quoted from Rachel Bronson, "Rethinking Religion: The Legacy of the U. S.-Saudi Relation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8, no. 4 (Autumn 2005), p. 135.

北非多个国家的影响、遏制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的扩张势头。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乃至梵冈城国把沙特看作是对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攸关的国家，瓦哈比伊斯兰教教义和组织均有利于地区的稳定，有助于实现西方在该地区、乃至穆斯林世界的战略目标。

冷战期间，美国基于宗教问题对沙特的外交压力仅体现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总统为说服沙特放弃禁止犹太人入境政策所作的温和努力”。1976年美国国务院根据国会要求提交人权国别报告中又一次例行公事地批评沙特的宗教不宽容，国会则越过福特总统的否决通过《国际安全援助和武器出口控制法》，内中有条款要求停止对侵犯人权的政府的军事援助，但这并未对美沙相关合作造成实际影响。此外，美国国务院、军队和石油公司均制定大量政策指南，提醒美国公民“他们在沙特是基于经济或战略因素，不是去改变沙特社会。”冷战期间，美国因商业和军事利益而长驻沙特的大量侨民基本上长期生活在与沙特本国社会隔绝的社区中，沙特政府给予这些社区特殊政策，侨民在此过着与美国完全一致的生活，包括进行各类基督教仪式，因此对沙特社会的了解相对有限。^①

对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沙特而言，具有深厚基督教背景的美国从伊斯兰教传统而言，亦属“有经人”（ahl al-kitab）范畴。在大多数沙特人的接受谱系中，面对无神论和什叶派的直

①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Mohammed Ayoob and Hasan Kosebalban, e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Wahhabism and the State* (London: Boulder, 2009), pp. 126–127.

接威胁，基督教美国并非最难以接受的盟友。^① 沙特王国基于自身的统治阶级利益和教派利益，在国际和地区层次上首先以反共产主义为首要目标，在阿拉伯世界则是反对将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零散模糊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以威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中东世俗政权的旗手，由此地区安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成为沙特外交旗帜，沙特开始在对外政策中大力推行以沙特为中心的泛伊斯兰主义，鼓吹伊斯兰团结与合作。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反抗各类左翼运动、抵制无神论和世俗化影响的重要渠道，获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高度支持，沙特亦逐渐发展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以消解对美国支持的更为保守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沙特与埃及各背倚美国和苏联，为争取在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地位而长期竞争，沙特着力于抵御纳赛尔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不结盟运动（当时在非洲一些国家非常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并通过吸纳赛义德·库特卜领导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加入联盟以遏制埃及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在冷战大背景下，宗教因素一直在美沙两国关系中发挥正面积极作用。

① 瓦哈比教义对什叶派信仰高度排斥，现代沙特首位国王伊本沙特在回答一位西方来访者的提问时如是表述：“如果我要娶一个基督徒或是犹太女子为妻，一点困难都没有。她会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她的子女必然要以穆斯林的方式来抚养。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是有经人；但是我不可能娶一个什叶派……他们是堕落的，是多神教徒……他们不该把神圣的荣耀赋予穆罕默德、阿里、侯赛因和其他圣人。”转引自王宇洁著：《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6—47 页。

在沙特和美国均希望借助宗教渠道来抵御苏联渗透的一致诉求下，在两国以沙特为基地的军事合作中，沙特对自身宗教原则的坚持亦受到美国政府的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沙特达兰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沙特人，沙特基于其宗教信仰不允许美方在军事基地中配备犹太人和妇女。尽管美国国会有议员对此抗议，但美国国务院表态“主权国家在确信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情况下，有权利用这样一种方式控制其内政秩序，这是基本原则。”^①

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沙特一直注重防范激进伊斯兰的影响。费萨尔国王任内组建了多个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并不断加以扩展，但他一直确保各类最有权力和非常关键的有宗教背景的职位不由具极端倾向的穆斯林担任。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沙特和美国对瓦哈比伊斯兰极端化的警惕和约束。为了达成其短期目标，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沙特在资助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方面形成一致并紧密合作，两国均花费30多亿美元资助苏丹、乍得、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武装伊斯兰组织，如今这些地方都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成灾、威胁极大的地区。为利用极端伊斯兰组织达到反伊朗和反苏目的，沙特在哈立德和法赫德国王任内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机制化较为宽容，沙特掌控的各类国际和国内伊斯兰机构亦不断右倾。两国的相关战略和政策旨在培育反苏、反伊组织和反苏、反伊分子，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众多组织和

① Thomas W. Lippman, "A Most Improbable Alliance: Placing Interests over Ideology," p. 127.

个人的理念和行动越来越趋向于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反各地政权。

尽管美国和沙特在 1991 年海湾战争前即周密部署，将数十万美国人进入海湾地区带来的宗教、文化和社会冲击尽量减轻，这场战争仍进一步将宗教问题直接置于两国关系的前沿。众多沙特人对沙特政府在与穆斯林伙伴的战争中与异教徒联盟高度不满，极端激进的瓦哈比信仰者及其组织更是对两国政府充满仇视。随着冷战结束带来的国际格局改变，宗教因素在美沙关系中的性质出现变化。

二、后冷战时期宗教与美国对沙特政策

两极格局结束后，因沙特及其他国家频发针对美军、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兼之犹太利益集团在美国发动的强大宣传攻势，宗教开始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9·11”事件中 19 名劫机犯中有 15 名来自沙特、且本·拉登本人亦来自沙特颇有影响的拉登家族。美国各界在审查威胁来源时，不约而同地将矛头对准了此前在美国少有人提及的瓦哈比伊斯兰教，瓦哈比几乎成为暴行的同义词。新闻媒体、学术研究中频繁将沙特和瓦哈比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智库、学界、包括军界的研究者等对沙特官方大力输出伊斯兰教持高度否定态度，总体认为“他们传递其他宗教、甚至是其他派别的伊斯兰教不具备有效性的信息；穆斯林应积极传播信仰；自南亚到北非教室和讲经台都不可容忍对伊斯兰教的不同观点。即使这些材料没有宣扬暴力，他们传播了暴力有时是合理结